

刚毅坚卓

——抗战中期梅贻琦与潘光旦、顾毓琇的唱和

○王存诚（教）

梅贻琦先生不以诗文自显，但他在清华教师的诗词唱和方面却曾起过重要的联络作用。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10期（1984年10月）黄延复的《尽筋吹 情弥切——读朱自清的两页旧诗稿》中，公布了杨振声、朱自清、肖公权、卢天白等唱和的“茶”韵诗多首。作者根据这些从清华档案中新发现的诗“都曾抄寄梅教正，并曾一度为梅所保存”，推断这一“诗会”曾公推梅贻琦为“会长”，并引梅贻琦1942年9月25日日记中所说“勉成和佩弦四首，明日尚须细斟耳”为证，认为这很可能指的就是他和“茶”韵的诗。可惜梅贻琦的这些诗至今尚未发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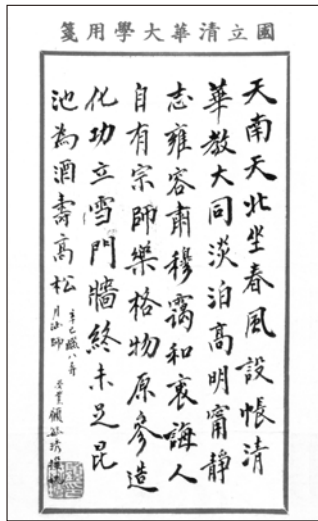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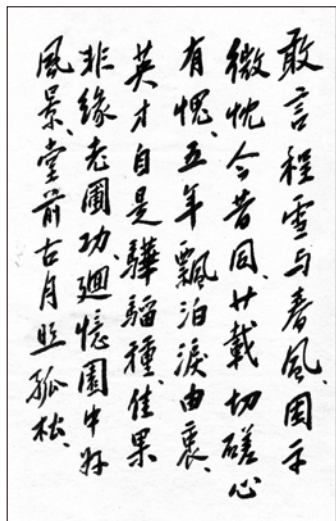
而大约同时，梅贻琦与顾毓琇、潘光旦唱和的一组诗却流传了下来。先是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在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15期（1987年4月）的纪念文《同甘共苦四十年——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》中说：

在昆明期间，月涵虽然仍像在北平清华时一样地忙于校务，但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，忧愤山河沦陷，思念亲朋故旧和他付出了心血的清华园。

一九四四年三月，他得知老母病故于北平，无法奔丧，十分悲痛。他一生不喜以诗文抒发感情，只是作作演讲，因此留下文字很少。但在一九四二年却有与顾毓琇先生唱和之句，诗中有“点苍雪浅攀登易，长白云低望见难”，以及“回忆园中好风景”、“五年漂泊泪由衷”等句，可见当时他心情之一斑。

紧接着顾毓琇就在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16期（1987年10月）上发表了《梅贻琦先生遗诗二首》，其中说：“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15期载梅师母纪念文，提及梅师于1942年曾写诗二首，兹敬抄录如下：

君四十三我五三，生逢土纪爱丘山。



清华档案馆所存梅贻琦与顾毓琇唱和诗手迹（1942年）
右：顾毓琇祝寿诗，左：梅贻琦和诗

□ 荷花池

点苍雪浅攀登易，长白云低望见难。
老去当知安静止，兴来浑忘倦飞还。
终南未远君犹健，不到中峰莫驻看。
愧闻立雪坐春风，困学微忱今昔同。
廿载切磋知不足，五年飘泊泪由衷。
英才自是骅骝种，佳果非缘老圃功。
回首故园清绝处，堂前古月伴孤松。
谨按：第二首系和本人呈梅校长诗：
天南天北坐春风，卅载清华化雨中。
澹泊常怀宁远志，雍容每见霭和衷。
诲人不倦宗师乐，格物能参造化功。
立雪程门长仰止，昆池旨酒倚高松。

1942年春，随梅校长、梅师母由昆明赴大理，登点苍山，因而想及东北之长白山及清华之古月堂。”

后来黄延复在《梅贻琦先生纪念集》中公布了存于清华大学档案室中的顾毓琇“贺诗”与梅贻琦“和诗”的文本，词句与顾毓琇所述有所不同，这可以从《清华大学档案精品集》（顾良飞主编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）所刊载这两首诗的照



1935年，梅贻琦、顾毓琇、潘光旦等游北京妙峰山留影。左起：冯友兰、韩咏华、冯友兰夫人、王明之夫人、顾毓琇、梅贻琦、潘光旦，蹲着：冯钟辽、梅祖彦

片上清楚地看出来。其中梅诗末联为“回首故园清绝处，堂前古月伴孤松”，倒是与韩咏华的回忆一致。

在拙编《蕴藻清华》中收录了梅贻琦的这两首诗。二诗均未见原题，我根据以上资料，将第二首认定为《和顾毓琇》，而将第一首认定为《赠顾毓琇》，并将写作时间定为1942年12月。这是因为《梅贻琦先生纪念集》在顾的“贺诗”与梅的“和诗”下面注了这个日期，并说明两诗“为1942年梅先生53岁寿辰时酬唱之作”。梅贻琦生于1889年12月29日，53岁生日自然在1942年12月，而第一首诗中恰好也提到“我五三”，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断定为也是同时之作。

但把第一首当作《赠顾毓琇》却是错了，两诗的写作时间也存在疑问。

从附图中顾毓琇原诗可见，下面清楚地署有“辛巳腊八寿月涵师，受业顾毓琇撰祝”。辛巳腊八却是1942年1月24日。为什么在这一天为梅师祝寿呢？原来梅贻

琦的生日恰是农历腊八，到辛巳是52周岁，53虚岁。顾诗日期既是如此，梅的和诗又写于何时？是立即奉和，还是后来所作呢？我又查了《梅贻琦日记》，查到1943年1月8日记有：“……达顾家。饭后与一樵谈诗，乃出近作二首，聊以寄意者，非敢言诗也。”这时顾毓琇已脱离清华而任战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政务次长，常住重庆。他与在昆明的清

华旧同事的交往，或由信件，或因公务出差相聚。梅贻琦每到重庆开会，必到顾家聚会。这条日记所记的“近作二首”，显然就是顾毓琇后来回忆的那两首诗。既称“近作”，当作于1943年新年前后，我原来认定的1942年12月倒是庶乎近之了。不过其中第一首却不是赠顾毓琇的。

潘乃穆《生日诗的唱和》一文中说明，潘光旦先生1942年八九月间作有自寿诗五首（载于《铁螺山房诗草》，题名《四十三岁生日》），这里引用其中的第一和第五首：

转眼重逢八一三，门前逝水去无还，
举头不惑天行健，着脚方知国步艰；
已分穷愁关性命，任教破碎总河山；
兴邦多难寻常事，看取前修忧患间。
舞勺年华人羨奇，到今学殖感支离；
寻原颇恨昌黎隘，探本翻嫌永叔歧；
博约兼赅终弗忤，神文异趣不关痴。
杏坛日久埋荒草，缅想零风沂浴时。

潘光旦比梅贻琦小十岁，生于1899年8月13日，母难恰与国难同日。1942年正是抗战进入相持而前途尚不明朗之际，所以潘光旦有此感慨。

据罗常培著《苍洱之间》，在此之前的1942年1月下旬，顾毓琇奉命到云南视察（他为梅贻琦贺寿的诗写在清华大学信笺上，显然就是这次在昆明时作的），2月初约梅贻琦、罗常培、潘光旦同游大理。登点苍山后其他人返回，罗常培留下继续考察语言、历时又一个月。按前面顾毓琇的回忆，梅师母也参加了那次大理之游。这样，反过来看梅贻琦的第一首诗，提到同样“生逢土纪”（梅生于己丑年，潘生于己亥年，己属中央土，故称“土

纪”，也就是土年。而顾毓琇生于1902年，这时只有40岁。）和共游点苍山，是和的潘光旦自寿诗无疑了，用韵也和潘的第一首相同，虽未韵脚一一对应，却都是押的“十五删”，梅诗用韵较宽，间押“十四寒”。诗中借登山给潘以鼓励：“终南未远君犹健，不到中峰莫驻看。”

1943年1月，梅贻琦到顾毓琇家给他看了自己的两首诗后，顾毓琇又写了一首《寿光旦用光旦四十三自寿韵》：

洱海滇池游似昨，悠然倚枕忆南山。
薪（家）传家（谱）学优生倡，物竞情知
恋爱难；

每教三坟五典尽，宁辞四海一身
还；华年永日欣无惑，鸠（健）杖云天
入画看。

诗附在1月23日给潘光旦的信中，此信又附在1月24日给梅贻琦的信中，托梅转给潘。因此这些资料都得以保存在清华档案馆里了（据潘乃穆《生日诗的唱和》）。顾的和诗几个韵脚都与梅的第一首诗完全相同，可见是受梅的启发而后作的，也印证了梅诗确是为潘而作。夹在括弧中的几个字，顾毓琇在给潘光旦的信中说明是要和他讨论的，看怎样更好。1995年顾毓琇为潘乃穆姐妹亲订的词句，用的是“薪传谱学”和“健杖”。

这就是顾毓琇、梅贻琦、潘光旦三人围绕两个生日的一段唱和，始于顾毓琇视察云南为梅贻琦祝寿并邀游大理，继以潘光旦的自寿，接着梅贻琦分别作了给两人的和诗，最后又引出顾毓琇给潘光旦的和诗。

2011年11月27日于清华园初稿
12月2日修订